

妖姬江青傳奇

(終篇)

(本文插圖刊第10、54、55、56頁)

●費雲文

趕盡殺絕激怒羣衆

一九七六(民國六十五年)年一月八日，經過六次大手術、八次小手術的周恩來，去世了。「四人幫」與高采烈的忙着加緊「批鄧」，打算由張春橋出任國務院總理，先在上海製造輿論；但也不放鬆繼續攻擊周恩來。甚至，還在他們的權力範圍可及的地方，下令不許為周恩來開追悼會，不許戴黑紗、白花，不許設靈堂，不許進天安門廣場。

可是，周恩來在民間的聲望一直是很高的，而「四人幫」「文革」時期的虎肆狼威，早引起人民的厭惡。所以對他們阻止人們向周恩來誌哀的行動，根本不理會，不賣賬，幾天後，「人民英雄紀念碑」座上放滿了敬悼周恩來的花圈，許多人在家中掛上周恩來的遺像，為他設立靈臺。一月十一日，當周恩來的遺體從北京醫院送往八寶山火化時，北京市民不顧寒冷的氣候，肅立街道兩旁，排成十里長的行列，恭送周恩來的靈車，公開反抗「四人幫」。

在「四人幫」把持下，假借「中共中央」名

義，準備召開「批鄧打招呼會」，到處散播流言，攻擊鄧小平，說什麼：「鄧小平現在又搞翻案了、改不了啦！」鄧小平是死不悔改的走資派，要批倒批臭。

他們批鬥鄧小平，在毛澤東方面，已發生相當作用，原來順理成章可以接替周恩來的優勢已經喪失。但「四人幫」也未能如願，張春橋沒當上總理。毛澤東出人意外的提議由華國鋒出任「國務院」代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由陳錫聯負責主持中央委員會工作。經過「政治局會議」通過後，於二月二日正式發佈。

四人幫仍到處橫行

「四人幫」沒當上「國務院總理」，但並不放鬆對鄧小平的批鬥，於二月份連續召開的「批鄧打招呼會」期間，集中力量攻擊鄧小平。江青更是四出活動，潑婦罵街的表態：

「要集中火力揭批鄧小平，去年他們鬥了我幾個月，我是關在籠子裏的人，現在出來了，能講話了，我要控訴他！」

「什麼言論自由？他是一言黨，獨立王

國，法西斯！」

二月廿三日，江青又在召集的「十七省、市自治區會議」上講話：

「鄧小平在四川、雲南，對那一派都整。凡是造反都要整，凡是緊跟毛主席路線的都要整。我是首當其衝的。因為我努力執行革命路線的。」

三月二日，她又在召集的「十二省自治區會議」上講話，除了再次攻擊鄧小平是：「謠言公司的總經理」外；還對「登上女皇寶座，奪取最高權力」，說出她的心聲：

「鄧小平幹我，是有政治陰謀的，是對主席。別人造謠我是武則天。我以為：在階級問題上，我比她(指武則天)先進，但在才幹上，我不如她。他們(指鄧小平等老幹部)沒有歷史知識，想拿舊社會那個傳統觀念來對付這兩位封建的大女政治家(指呂后、武則天)她們比男人厲害，而且是法家」。

「曾經有人向林彪說我是武則天，有人又說我是呂后；我也不勝榮幸之至。呂后是

沒有戴帽子的皇帝，實際上政權掌握在她手裏。她是執行法家路線的。」

「武則天，一個女的，在封建社會當皇帝，同志們，不簡單啊！她那個丈夫也是很厲害的，就是有病，她協助她丈夫辦理國事，這樣鍛鍊了才幹的。」

「他們（指鄧小平等人）就是用下流的東西誹謗武則天，誹謗呂后，誹謗我，目的是誹謗主席（指毛澤東）啊！」。

「四人幫」這一頓急鼓猛攻，華國鋒也表態了，在二月廿五日，以代表「中共中央」的身分，在「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會議」上，公開講話：

「當前，就是要搞好批鄧，批鄧小平同志的修正主義路線。在這個總目標下，把廣大幹部、羣衆團結起來。」對鄧小平同志的問題，可以點名批判。」

「打招呼會」開始後，「四人幫」利用他們一手控制的宣傳界、文藝界，用各種方法把「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作縱深推進，攻擊鄧小平，連帶攻擊周恩來；甚至把過去周恩來所有的貢獻，加以歪曲否定，這當然是不公平的。

於是，更加深了人們對「四人幫」的厭惡和對周恩來的懷念。就在二月，首先由重慶的教師謝幼田發難，貼出一張署名「工人」的大字報，叫大家警惕：「一夥野心家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接着黑龍江的何慶華也發出一封公開信，指責「四人幫」：「打着紅旗反紅旗，名義上搞大辯論，實質上是大鎮壓，誰要有半點不同意見

，就被打成反革命。」

廣場花海人潮洶湧

北平方面也有了呼應，貼出公然點名指斥「四人幫」的大、小字報，呼籲大家：「起來，戰鬥，全國人民緊急行動起來，以實際行動向叛徒、野心家、陰謀家張春橋、江青、姚文元之流進行堅決鬥爭。」其他的省市，也有人用大字報、大標語、傳單、演講等方式公開支持鄧小平，並向「四人幫」挑戰。

三月五日，「文匯報」的版面稿件刪去了周恩來的題詞，引起「南京大學」政治系、中文系和歷史系部份學生不滿，於三月廿一日聯名寫信給該報，責問他們的居心何在？廿四日下午，南京醫學院向雨花臺烈士陵園敬獻了第一個給周恩來的花圈，輾帶上用金紙寫着：「敬愛的周總理和革命先烈永垂不朽。」但被一位攝影記者把輓帶取走。人們不明真相，以為一定是「四人幫」幹的。於是，第二天南京醫學院又在南京鬧市新街口張貼「誓死捍衛周恩來」的大標語。

「文匯報」是聽「四人幫」使喚的，後臺老板是張春橋，當然不甘示弱，於廿五日刊出反擊文章，說什麼「走資派還在走，我們就要同他們鬥」。更激起人們的反感，於三月廿九日，幾百名學生，分成廿多個小組，奔向市街小巷，甚至在開往蘇北、安徽、浙江等地的長途汽車上，貼出「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的大標語；得到全市其他大專院校和工廠的支持，紛紛上街貼標語，抗議「四人幫」倒行逆施，並且到處演講，到處

遊行，喊出「打倒江青」的口號。

消息傳到北京的「四人幫」，以為這是「野心家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轉移批鄧大方向的政治事件」。於四月一日發出通知（四一通知），叫「江蘇省委」徹底阻止和追查。

「江蘇省委」傳達此意到南京市和江蘇省的官方，立即出動大批人馬沖刷市面上的大字報和大標語。並且也貼出大字報，指責羣衆的擁周行動是：「為反革命復辟、為政變製造輿論」。要支持羣衆的領導人承擔後果。

可是，這一個「四一通知」却無法動搖南京人民反擊「四人幫」的決心，反而煽旺了人民心中的怒火。自三日起，除了舉行幾千人的示威遊行外；更以獻花圈方式，代替講演、貼大字報、大標語。去雨花臺獻花圈的竟然達到十四萬人以上。總計自三月底到四月初，南京市共有一千六百多單位、六十六萬人次到雨花臺悼念周恩來總理，敬獻花圈六千多個。

南京的「捍衛周恩來」和「反四人幫」行動，很快傳到了無錫、常州，甚至江北的淮陽、阜寧。都有聲援的實際行動，最後終於影響到北京，掀起一場大規模的「天安門事件」。

拆除噸重銅鐵花圈

轟動一時的北京「天安門事件」，也是由羣衆悼念周恩來獻花圈開始的。自三月十九日起，即有人向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獻上悼念周恩來的花圈，由學生而軍人、工人；由一人而幾十人，由個人而團體；由花圈而悼詞、詩

歌、祭文、演說；而有人抄錄、議論。人羣也大量湧向天安門廣場，甚至還有人日夜守護，提防被人破壞的。到卅一日，已經有一百多個花圈和很多還在不斷增加的詩詞、悼文。

「四人幫」心中有鬼，不想此種悼念周恩來的聲勢繼續發展。於是，有所佈置指令北京市「工人民兵指揮部」每天派人去天安門廣場巡視；並由「天安門派出所」把送花圈的單位、人數、花圈數等情況，及時登記匯報，夜深人靜時，再將花圈悄悄收走。並且把掛在花圈上影射攻擊「四人幫」的悼詞撕掉。種種行爲，更加深了人們對「四人幫」的痛恨。

當「南京事件」傳到北京後，人們痛恨「四人幫」的心情，再也按捺不住，而公開發洩出來了，於是，直接指斥「四人幫」的詩詞，紛紛出現在天安門廣場，其中一首爲：

「三人只是一小撮，
八億人民才是衆；
赫亮清江掀波浪，
敢反潮流碎資夢。」

昔日妲己毀一商，
今朝艷妖舞翩跹；
神州萬里風雷動，
英靈常在我心間。」

當晚九時，在「四人幫」的壓力下，「北京市公安局」召開會議，將以清明節掃墓是「舊習慣、舊傳統」爲由，「不准再送花圈；凡是紀念

碑前反動的東西，要堅決搞掉」四月二日，再召開三次緊急會議，傳達了「南京事件」的「電話通知」，決定在天安門廣場東南角三層小灰樓中，成立「首都」的工人民兵、「衛戍區」、「市公安局」的「聯合指揮所」，簡稱「三聯指揮所」，抽調公安幹警、民兵各三千人，與衛戍部隊組成機動力量，隨時出動，應付「最複雜、最嚴重」的局面。並且派出大批便衣，「記者」混入人羣，嚴密控制，暗中跟蹤監視，找出帶頭人物。

雖說，市公安局已對各機關、團體、街道、旅店傳達了「北京市委」的通知：說什麼：「南京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天安門有反革命搗亂」、「清明節送花圈是舊習慣，應當破四舊」，要求大家不要去天安門廣場，不要送花圈。可是，羣衆奔向天安門廣場，獻花圈的行動，不但沒有停止，反而有增無減。已往由鮮花，製成的小花圈改成用鋼材做成四米多高的大花圈，上寫：「總理愛人民、人民愛總理……」等悼念周恩來的詞句，表達對他的仰戴深情。參加的人員，也有數以百計的職工、工人和公務人員的團體。各種詩詞、輓聯，出現很多以「妖魔鬼」、「鬼怪」、「野心家」、「陰謀家」、「白骨精」以及諧音影射「四人幫」的語句。

王洪文一看羣衆居然不聽話，乃深夜跑到天安門廣場查看情況，氣急敗壞的指斥公安局門爲何不加干涉？公安局門乃於四月三日凌晨五時，強行搶走了一〇九廠的四塊大詩碑和一些花圈詩詞。

四月三日起，到天安門廣場向周恩來獻花圈

的人，越來越多；職工們和智識界，組成千人以上的人團體，搞些各式各樣的巨大花圈、匾額、標語，送到天安門廣場。連天津、湖北、安徽、陝西、瀋陽、哈爾濱等地來北京的人員，也紛紛向天安門廣場的紀念碑獻了花圈，這種排山倒海的架勢，使天安門廣場紀念碑前的花圈，已經有幾千個之多，一直排放到旗桿以北。層層白花成了花的海洋；萬頭鑽動成了人的浪濤。密佈在紀念碑上的詩詞和悼文，更是尖銳潑辣，其中一首質問「文匯報」說：

「三、二五文匯報，怒問走何道？
代表何許人，為誰唱反調？
警告文匯報，莫要為狼犬喊叫！
中國人民覺悟高，不走蘇修道。

誰若反對周總理，終將被打倒！」
另一首暗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終將垮臺

說：
「黃浦江上一條橋，
江橋腐朽已動搖。

江橋搖（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三人）
眼看要垮掉，
請指示，（指向周總理請示）
是折還是燒？」

天安門廣場「捧周反四人幫」的行動到四月四日清明節這天發展到最高潮，前往活動的羣衆，已經高達兩百萬人，包括老人、小孩、工人、農人、學生、中共幹部，有一個青年高聲朗誦「

告全國人民書」：「要社會主義的中國、四個現代化的中國，不要亂嘈嘈的中國。」北京重型電機廠的職工，又製作一個高七點五米，重一噸的大鋼鐵花圈送到放在廣場中央。（防止被四人幫撤走燒毀），無形中成爲反「四人幫」的精神堡壘。廣場的每一根華燈柱上，都掛滿了花圈和花籃。由彩旗桿往北，每隔幾米，就是一長排花圈，一直擺到天安門前的國旗桿下。紀念碑南面的樹林裏，掛起一排有大字板大小的紙寫的詩文。紀念碑上花圈、輓聯互相挨放着，最高一層有「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大幅橫匾，下面安放周恩來的巨幅畫像。一幅指名批判江青的短文：「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大事記」出現在紀念碑面南角的漢白玉欄杆上。

阻遏紀念周故總理

「中共中央」眼見問題嚴重，召開「政治局會議」，華國鋒表示：「一批壞人跳出來了，寫的東西有的直接攻擊毛主席，很多攻擊中央」。「北京市長」吳德，則把責任推給鄧小平，他說：

「看來這次是一個有計劃的行動，鄧小平從七四（民國六十三）年到七五（民國六十四）年，作了大量的輿論準備，今年出現這件事，是鄧小平搞了很長時期的準備形成的。性質很清楚，就是反革命事件。」會議的情況，由毛澤遠向毛澤東匯報，建議當晚（四日）開始，清理花圈、標語，抓「反革命」份子，得到毛澤東的批准。當晚十一時，開始行動，民兵、士兵、警察配合

起來進入天安門廣場，逮捕讀抄詩詞的無辜羣衆，並且將逗留留在廣場的上千名羣衆，強行轟了出去。五日凌晨，公安局便衣人員，以手電光亮，揭抄送花圈的單位及個人，作爲以後「偵查」的依據，接着打開全部燈光，從「衛戍司令部」和「汽車運輸公司」派出的二百多輛卡車，在大批士兵、工人、民兵、警察人員七手八腳之下，拖走了拆除的花圈、標語、詩文等物，一直忙到四點多鐘，才搞光。

王洪文於五時左右到廣場視察處理情形，進到「三聯指揮部」，有所指示：「出現天安門事件，就是去年七、八、九月的謠言，追查得不徹底，這次要追到誰算誰，就是追到中央，國務院，追到天皇老子，也要追。」「你們要跟着最壞的，離開天安門廣場再撿。你們盯住，不僅是社會上的，要看黨內的資產階級，民兵要參加對黨內資產階級的鬥爭。」

「三聯指揮部」根據他的指示，立即派人把守通往天安門廣場的各個路口，設立「勸阻站」，阻止人們向紀念碑獻花圈。並且在廣場上散佈警戒士兵，廣場中央，從國旗桿排到紀念碑前，把廣場分割成兩半，不准行人通過。紀念碑的松牆外，還圍了一圈工人民兵，阻擋前往活動的人羣。

還我花圈戰友呼聲

五日清晨起，人們又湧向廣場，得知花圈已全部被撤走，非常憤怒，當即衝破了士兵們的封鎖阻擋，叫出「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的口號

，有人出來勸大家：「中央已作出決定，不要再送花圈了，你們這樣悼念周總理的做法，是不對的，趕快回去。」馬上挨揍。一隊全副武裝的軍隊守在紀念碑臺階口，宣佈：「奉中央命令，今天修理紀念碑，清明節已過，不能再送花圈了。」一面驅趕羣衆離開紀念碑。馬上被羣衆憤怒的責問。一個青年奮不顧身，拿出一個小型花圈，在羣衆簇擁下，硬衝上紀念碑，把花圈放在浮雕上。兩個便衣警察上前阻止查問，被羣衆發現，一擁而上：「打這兩個便衣。」兩個便衣馬上抱頭鼠竄逃向「人民大會堂」。

一部份羣衆，還緊追不捨。一時間，「人民大會堂」東大門前，集中了幾乎所有前來參加活動的幾十萬羣衆，大叫：「還我花圈」、「還我戰友！」一輛廣播車在馬路上來回行駛，反覆宣傳：「清明節已過，悼念活動已結束，請革命同志離開廣場，要警惕一小撮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又引起廣大羣衆的強烈憤恨，立即動手掀翻了這輛廣播車。

「三聯指揮部」了解「人民大會堂」前的狀況，對民兵、部隊發出命令：「把廣場南北兩面封鎖起來。」大隊民兵奉命開往「人民大會堂」，帶隊的頭頭對羣衆怒斥：「你們想造反，敢衝人民大會堂！」一面把羣衆往臺階下推。

可是，羣衆不吃這一套，反而勸他們：「與廣大的人民站在一起，不要充當鎮壓人民的兇手。」一面動手扯下他們臂上的民兵袖章，拋向天空，有些民兵，受到感動，也自動摘下袖章，溜下臺階，加入羣衆行列，高叫：「誓死保衛周總

理。「還我花園，還我戰友」……接着，羣衆又與值勤的「解放軍」發生衝突，並且衝到「三聯指揮部」所在地小灰樓，派出四個代表，想和「三聯指揮部」談判，不得要領；又衝進去找回幾個花園，於中午十二時四十分，再舉行一次大遊行。

下午五時，小灰樓前的警衛部隊撤走了，羣衆衝進去放火燒屋。「指揮部」的人員被迫倉惶撤走。

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親自前往現場，觀察情形，通知「北京衛戍司令部」，作出鎮壓羣衆的具體部署。出動民兵五萬人，警察三千人，衛戍部隊五個營；帶上木棒，安置在廣場附近地區，待命出動。

鬪垮小鄧埋下禍根

晚上六時卅分，先在廣場上播放吳德（北京市長）的講話，要大家認清「這件政治事件的反動性」，勸說大家「立即離開廣場」，七點鐘，「公安局長」劉新傳下達命令：「今晚搞統一行動，組織要嚴密，準備武器，可以帶棍棒、銼子。」在「四人幫」的活動下，從上海打來電報，支持北京的鎮壓行動。「解放軍總政治部」、「全國總工會」也派人到新傳的辦公室，表示支持。

九點卅分，開始鎮壓行動，隱秘在廣場四周的六百四十一名警察，衝向紀念碑，包圍在場羣衆另外工人民兵十人一排，從廣場北部出發，和從廣場東南面向紀念碑靠攏的衛戍部隊漸漸銜接在一起，形成巨大的包圍圈。將停留在廣場的羣

衆和過路的路人，團團圍住。

由警察動手，揮棒打人，打了十五分鐘，有二百多人被打得鼻青眼腫，趴在地上爬不起來。「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的孟連，也被打昏了過去。一齊被押送到中山公園等地，搜身審問；有的被帶上手銬，送入監牢。

當晚，「四人幫」在「人民大會堂」開會，江青、王洪文以為勝利了，非常得意。討論決定：「如何對待被捕的人的具體辦法」，並由「人民日報」負責寫一篇「有關天安門事件」的報導，與「中央決議」同時見報。

四月七日晚上八時，全國廣播電臺同時播出一副主席兼國務院總理；撤銷鄧小平黨內的一切職務。「接着還播出姚文元的「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全文。

鄧小平又被鬥垮了。「四人幫」似乎又勝利了，但實際上却已隱伏着覆亡的禍根。

忽視天災仍搞雙追

「四人幫」自「文革」以來，耀武揚威慣了，上有毛澤東的支持，甚至發縱指使；下有「紅衛兵」供其驅使；控制了「文宣」和「文藝」工具，幾乎無往不利，無堅不克。但與鄧小平的鬥爭，雖然勝利，却因為連帶的批周鬥周，甚至當周死後，仍然「緊追不捨」，大失衆心，引起全國性各階層的反感，老幹部們更爲憤恨，感到兔死狐悲，人人自危，而他們仍不知收斂，仍然要搞「雙追」——此即追查「天安門廣場製造反革

命政治事件的幕後策劃者、指揮」，追查「反革命政治謠言、詩詞、傳單的製造者」。

於是，北京的機關的學校、工廠、農村以及以「向陽院」爲基本單位的街道，紛紛開大會、小會，動員交代、揭發、檢舉，要求每個人將清明節期間的行動，交代清楚。南京、西安、杭州、鄭州等地，凡是發生過響應天安門事件乃至有向周恩來獻花園行動的主要參與者，都遭逮捕。廣東、福建、雲南、貴州、吉林、遼寧等省市，也進行大規模鎮壓活動，即以遼寧省爲例，自四月一日到五月廿五日，審查處理六百八十五人、拘留二百十三人，判刑十一人。鬧得天怒人怨，雞犬不寧。無形中使廣大人民與「四人幫」有了對立的基本情緒。

毛澤東的身體，自受到天安門事件的刺激後，很快惡化。七月廿八日，河北的唐山、豐南發生強烈大地震，毛再受到驚恐，更加嚴重到難以控制的意識狀態，臥床不起了。「四人幫」當時掌握中央大權，不但把大地震看得沒有「批鄧」重要，說什麼：「唐山地震不過一百萬人的事，唐山才死幾十萬人，有什麼了不起？批鄧是八億的大事，不能拿救災壓批鄧。」居然爲一個已經被鬥垮的鄧小平，而漠視關係幾十萬人的生命、幸福的救災。

在上海，他們「大抓」民兵，由王洪文親去部署，發給民兵步槍七萬四千多枝、炮三百多門、彈藥一千多萬發，加緊訓練、加緊擴充。在郊區設立指揮站，架設十五座電臺，組成兩個通訊網，晝夜不停與各方聯絡。

當九月七日，毛澤東病危，「中共中央」規定政治局委員輪流看望毛，每人可帶一個秘書，王洪文却帶兩個，一個去看望毛，另一個就利用毛的電話和各省聯絡；要求今後各省有事可以直接找王洪文聯繫，不必找華國鋒。事為華國鋒所知，與葉劍英密商，認為事態嚴重。乃於第二天，以中央名義給省市打電話，有事可以直接找華國鋒。

九月九日零時十分，毛澤東病逝了，在「四人幫」的炮製之下，出現了許多「效忠信」、「勸進書」，公然要江青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軍委主席，張春橋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王洪文為第一副主席。

與「四人幫」聯成一體的毛遠新於十月二日，通知遼陽軍區孫玉國，調一個裝甲師到北京。（毛遠新原在遼陽任職，自以為可以控制遼陽軍區）遼陽軍區向葉劍英請示，葉下令立即停止前進，退回原地。

江青也到處公開演說，暗示要當女皇，說什麼：「生產力最主要的是勞動力，勞動力是我們婦女生的，你們在座的諸位，都是我們女人生的」、「西太后你們知道嗎？名為太后，實際上是女皇帝。」

當毛澤東於四月卅日晚會見新西蘭總理馬爾登之後，曾在華國鋒向他匯報的全國形勢上批了三句話：「慢慢來，不要焦急；照過去的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

十月四日這一天，江青帶了卅多人到景山蘋果山摘蘋果，中午到北海仿膳用餐、開會，還把

華國鋒以及葉劍英等老幹部當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最危險的敵人」，要從事「長期的複雜的鬥爭」。當天，就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以「永遠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為題，強調：「我們一定要牢記毛主席不鬥爭就不能進步」的教導，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和羣衆，準備迎接二十次、卅次的路線鬥爭。在同黨內資產階級，同以蘇修叛徒集團為中心的現代化修正主義的鬥爭中，把毛主席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行到底。」

老帥老幹先發制人

種種咄咄逼人的作為，使得「老帥」和老幹部們無可選擇，只有提早攤牌，先下手為強的對付「四人幫」，為了「黨國」前途，也為了個人安全。但在體制上，發號施令必須與華國鋒合作。華國鋒是由毛澤東支持，才能很快的冒了出來取得黨政高位。當「天安門事件」，批鬥鄧小平時，他和「四人幫」一鼻孔出氣。毛澤東一死，他失去憑藉，江青是想「自立為王」的，「四人幫」當然不會受他指使，為了保全和鞏固自己，只有和「老帥」老幹部們合作。於是在聶榮臻和王震（軍委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的催促與連繫之下，由葉劍英發動，人家一拍即合，於十月五日在西山開一個「政治局秘密會議」（「四人幫」不知），決定以武力逮捕「四人幫」。十月六日午夜，由葉劍英下令：

「立即逮捕中共中央政治局副主席王洪文、逮捕中央政治局委員張春橋、姚文元、江青。」

接管公安部、接管新華社、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釣魚臺的梁效寫作組。」

命令下達給「北京衛戍區」和「中央警衛團」。由汪東興傳達警衛團的一個趙營長，負責執行。

七日凌晨，趙營長率隊到釣魚臺，順利逮捕了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當逮捕江青時，趙營長尚需先下番功夫。因為保衛江青的內衛部隊，也是趙的同一部隊，為免發生誤會，引起衝突，先得溝通一下。於是他找到負責內衛的周金銘，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決定，周却深明大義斷然的回答：「我堅決執行中央的命令。」立即下令撤去江青住宅內外的警衛人員，帶領趙營長進入前廳，周則轉入內室叫醒已經休息的江青。

江青怒沖沖的走出前廳，責問趙營長：「什麼了不起的大事，非把我叫起來不可？」趙營長對她宣讀了「中共中央」的逮捕令。她一聽，大吃一驚，隨即倒在沙發上賴着不走，一面哭喊着：「這是陰謀，主席屍骨未寒，你們就對我下毒手……。」

然而，不僅趙營長對她的表演，毫無反應，就是平常保護她、侍候她的人員，也站在一旁冷眼相待，無動於衷。最後，她只有擦乾眼淚，乖乖的就擒。

另一個要角毛遠新，也在瀋陽被捕。

四大罪狀四八罪行

十一月廿一日下午，公審開始。審判的對象除了江青等「四人幫」，又把「文革」時的林彪

系的人物牽扯在內，搞出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新帽子，顯而易見的跟江青算總賬。列出四大罪狀：

1. 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策劃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
2. 迫害、鎮壓廣大幹部和羣衆。
3. 謀害毛澤東主席，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
4. 策動上海武裝叛亂。

列出十名主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江騰蛟。(另六名主犯林彪、康生、謝富治、葉羣、林立果、周宇馳，因已死亡，不再追究刑事責任)

法官宣讀起訴書，除了「四大罪狀」，又有四十八條主要罪行：顛覆政府、分裂國家、武裝叛亂、反革命殺人、傷人、反革命誣陷、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反革命宣傳煽動、刑訊逼供、非法拘禁等罪。

當法官訊問他們時，吳法憲乾脆回答：「這是我不可寬恕的罪責，吳法憲遺臭萬年。」

王洪文、姚文元也承認有若干過失，張春橋則閉口無言，無言抗議。江青則一問搖頭三不知。

但當十二月三日第二次提審江青，調查她「私設專案組誣陷陷害劉少奇等人的罪行」，提出很多據證，使她無法狡賴時，她終於來個潑婦罵街，要賴取鬧的招數，大罵法庭是「法西斯」，法官是「訟棍」，最後還高聲大鬧：「我就是無法無天，你們能把我怎樣？」

女皇夢碎罪污難抹

十二月廿四日，法庭進行辯論，江青要作女皇的美夢幻滅，她還作最後掙扎，發言長達兩小時，發起她的護身符法寶，說什麼：「你們逮捕我、審判我，就是醜化毛澤東主席，我是執行、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

一九八一(民國七十)年一月廿三日，中共法庭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成員判決如下：

江青：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

利終身。

張春橋：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利終身。

姚文元：有期徒刑廿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年。

王洪文：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陳伯達：有期徒刑十八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年。

黃永勝：有期徒刑十八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年。

吳法憲：有期徒刑十七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年。

李作鵬：有期徒刑十七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年。

邱會作：有期徒刑十六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年。

江騰蛟：有期徒刑十八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年。

隨後，再判處「四人幫」健將戚本禹、遲羣、劉慶棠、聶元梓、張鐵生等徒刑。

江青的事蹟，敘述完了。她以一個在共黨看來是個資產階級的生活習慣和意識形態，却妄想以其毛澤東妻子的特殊身分，從共黨世界的反覆

不停的鬥爭中，殺垮羣雄，成爲「君臨天下」的女皇。這當然是場一廂情願的春夢，結果，落得個身敗名裂。語云：「春夢了無痕」，但是她這場破碎的春夢，却消不盡她個人所受的不可挽回的恥辱和傷害，同時也抹不掉她在歷史上留下的罪惡污點！

美麗的女飛行員

陳秀英

奮發有爲，力爭上游的中華航空公司出資新臺幣一億多元，考選優秀青年經過十八個月學、術科的嚴格訓練，自力培養了貳拾叁位飛行駕駛員，這些飛行員於民國七十九年四月一日在美國北達克塔大學結業後，立即參加飛行行列，其中有兩名女性飛行駕駛員劉麗玲、陳麗惠成績優異，美麗大方，最受同學們的注目，據悉華航將再出資四億新臺幣招考培訓男女青年飛行員，開創民航事業新里程，向世界第一流航空公司進軍。